

荒原上的牛蒡

伊斯特拉蒂著



0503780

荒原上的牛蒡

〔罗〕伊斯特拉蒂著

张增信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〇年北

封面、插图：黄冠余

荒原上的牛粪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6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4 $\frac{3}{4}$ 插页2

1980年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50,000

书号10019·2912 定价0.31元

前 言

这是一本罗马尼亚的文学作品。这本书的书名应该译为《伯勒干的牛蒡》。看到这个书名，少年读者一定会有点纳闷：伯勒干是什么呀？牛蒡又是什么呀？

伯勒干是罗马尼亚东南部一个平原地区的名称。在罗马尼亚解放以前，这个地方土地贫瘠，十分荒凉，只有一种名叫牛蒡的野生植物却长得非常茂盛。遍布在伯勒干荒原上的牛蒡，贪婪地吸取土壤中的水分和养料，使得那里的粮食作物不能很好地生长，使得荒原上的农民世代代过着贫穷而饥饿的生活。

除了自然界的牛蒡以外，在伯勒干荒原上还存在着另一种“牛蒡”——人世间的“牛蒡”，那就是骑在广大劳苦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官吏、宪兵和地主。这种人世间的“牛蒡”比自然界的牛蒡更贪婪，更可恶，他们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农民，吸干了他

们的血汗，夺走了他们的口粮。一九〇七年三月，忍无可忍的伯勒干的农民，同罗马尼亚全国各地的农民一起，发动了一次罗马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。但是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这次起义不幸地被反动政府和地主阶级残酷地镇压下去了。

《荒原上的牛蒡》通过一个贫苦的农民少年的经历，反映了这个时期伯勒干荒原上广大农民的艰苦生活和英勇斗争，揭露了反动政府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。

本书的作者巴纳伊特·伊斯特拉蒂(1884—1935)是罗马尼亚近代著名作家。他的父亲是希腊走私商人，母亲靠替别人洗衣服来维持生活。由于伊斯特拉蒂家境清贫，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便出外谋生，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，如学徒，店员，堂倌，瓦工，油漆工，照像师，等等，自幼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，目睹了残酷的剥削。所有这一切在他那纯洁、善良而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，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，并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牢固的生活基础。

后来，他积极参加了工人运动，曾当过码头工人工会的书记，组织过罢工和游行示威，并为当时的社

会主义刊物《工人罗马尼亚》和《真理》撰稿。

法国伟大作家罗曼·罗兰极为赏识伊斯特拉蒂，曾热情地称誉他“是田野上火热的风，是巴尔干国家的高尔基的化身”。

除了《荒原上的牛蒡》之外，伊斯特拉蒂还写了很多反映他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期生活的优秀作品，如《基拉·基拉林娜》、《安杰尔老爹》和《柯定》等，这些作品都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，富于时代的特征。

译者

1979年5月

12022/100

我把这本书献给罗马尼亚人民，献给被
罗马尼亚政府杀害的一万一千名农民，献给
被炮火夷为平地的三个村庄：斯特尼列什蒂、
波伊列什蒂和霍迪沃耶。这是政府在一九〇
七年三月犯下的罪行，至今仍未受到惩罚。

巴纳伊特·伊斯特拉蒂

一九二八年三月



在多瑙河流域的蒙特尼亚地区，每逢秋天到来，会有一个月之久，辽阔的荒原显示出它古老的生命力。

这个季节从圣班特利蒙祭日就开始了。在那一天，我们称之为“俄国佬”或者“克利沃兹”的寒风，从俄国刮来用它冰冷的气息吹着无边无际的原野；可是，大地还象火炉一样炽热，“俄国佬”似乎感到有点烫嘴。但是，这没有什么关系！许多天来，鸫鸟一直在沉思默想，用它那火红的眼睛盯着那股把它的全身羽毛吹得乱蓬蓬的大风。瞧，它们现在正飞往温暖的地方去，因为它们不喜欢“俄国佬”。

雅洛米查人或者布勒伊拉人在等待和观察着这种鸟的飞去。在乡下，这是一种有点令人肃然起敬的鸟。如果有谁捣毁它的窝巢，它就会用鸟喙衔来大火。这种鸟的飞徙，意味着人们不能再对上帝赐予的土地有什么作了。

那个身穿羊皮袄的人目送着鹤鸟飞去，一直到无影无踪，才把直筒皮帽拉到耳朵上，习惯地轻轻咳嗽一声，赶走身旁的狗，回到屋里去：

“瞧吧，那些男孩子们又要准备干粮了！”

他的女人和孩子们听到这些话，也习惯地咳嗽着，害怕地问道：

“鹤鸟都飞走了？”

“飞走了……”

那时，伯勒干^①荒原就要大显威风了。

起初，荒原的行动很缓慢，仿佛一个面孔朝地摔倒的人，既不想爬起来，也不想就此死去。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啊！

从古至今，伯勒干荒原就绵延在温柔的雅洛米查河和阴郁的多瑙河之间，伸展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大片土地上。每到春天和夏天，它都狡黠地同勤劳的人们作对。它不喜欢勤劳的人。除了让人们在那里到处流浪和尽情呼叫之外，它不会赐给他们任何好处。因此，在罗马尼亚人居住的各个地区都流

① 伯勒干位于多瑙河下游的左岸，有沼泽和草原，是罗马尼亚平原的一部分，现在是罗马尼亚的重要产粮区和畜牧业基地之一。

传着一句人所共知的口头禅，用来斥责那些在公共场所过分随便的人：

“喂，你听着。怎么，你以为这里是伯勒干荒原吗？……”

伯勒干是个荒凉的地方。在它的脊背上没有一棵树！从一眼井到另外一眼井，你随时都可能渴死。就连保证你不致挨饿这一点，似乎也不是它的事情。但是，如果你装备齐全，有能力对付嘴巴的那两种需要，而且也愿意和你的上帝单独呆在一起，那你就到伯勒干去吧：这是造物主赐给蒙特尼亚的一块土地，为了让罗马尼亚人能够在那里随意梦想。

在两条山脉之间飞翔的鸟儿似乎令人觉得怪可怜的。可是在伯勒干，同样一只鸟儿飞起时，它却可以把大地一起挟带到空中。你仰面躺着，你会感到大地在向天上飞腾。这是一贫如洗的穷人们能够作到的最美好的遐想。

这种情况也许是跟伯勒干的居民，雅洛米查人沉默寡言有关系吧。尽管有机会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开开玩笑和说些俏皮话，但是他们却更喜欢洗耳恭听。他们的生活很艰难，他们总是希望有一天能有人告诉他们，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制服伯勒干的倔脾气。

梦想、思索、致富的愿望和辘辘饥肠，这就是伯勒干人出生那天上苍赐给他们的东西。伯勒干，这是一片不毛之地。它把水分深深埋藏在地下，除了牛蒡之外，寸草不生。

* * *

这里说的不是那种象玉米一样生长起来，开着妍丽的淡紫色毛绒绒花球的蓟类植物。每当圣杜阿特尔日的傍晚，姑娘们一边剪着它的绒毛，一边唱道：

姑娘的辫子啊，
要象母马尾巴一样长！

这里所说的牛蒡，一化雪就出现，它的形状活象羊肚蘑一样。如果天气暖和，不到一个星期，它就可以一下子铺满大地。这是伯勒干能够容许在它脊背上生存的唯一的东西。它还能容忍羊群。羊儿贪吃这种牛蒡，狼吞虎咽。可是，羊儿越吃，它就越长得肥壮，简直能长得圆滚滚的，大得象一个大酒坛子。那时，羊儿就撇开它，不再吃它了，因为它的刺很厉害。这种鬼东西真会自卫呀！它象人世间的莠草一样，越是没有用处，就越是顽固地保护自己。

可是，我们有什么根据判断大地上哪些东西是有益的，哪些是无益的呢？

只要雅洛米查人挣扎着，一心要从大地上收获一瓢玉米或者几个土豆的时候，伯勒干就不是一个有趣的地方。你也无须到那里去观光。它有些刁钻古怪，象衣衫褴褛的妇女，象用钻石装饰起来的贫民窟的女人。上帝把土地赐给人类，不光是为了让他们用玉米面填饱肚皮。收获时，他们还得忍受一下芒刺的折磨。

这就是伯勒干！

当勤劳的人们瑟缩在简陋的茅舍里，当牛蒡变得锋利，而且从俄国吹来的寒风越刮越大的时候，伯勒干就开始显威风了。这发生在十月份。

那时，你能够看到远处的一个牧人，背向着北方，仍然在那里放牧羊群。他拄着根棍子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有时，大风摇撼着他，仿佛摇撼一根木桩。

他环视着周围，看到的只有牛蒡，数不清的牛蒡。它们长得密密麻麻，一簇一簇的，你会觉得那象是一些长着钢针般的毛儿的羊群。它们的全身除了刺，就是种子。这些种子是为了撒播在大地上，好长出新的牛蒡，到处长满牛蒡。

这些牛蒡象牧人一样，也在摇摇晃晃。因为“俄

国佬”在牛蒡丛中刮得十分起劲，而伯勒干却在静静地听着，铅灰色的天空紧压着大地，鸟儿在空中翻着筋斗，被狂风吹散了。

就是这样吹呀刮呀……一吹就是整整一个星期……牛蒡在抵抗。牛蒡子长在比小手指还要细的短茎上，被风吹得摇来晃去。它们还能抵挡一阵。可是牧人却坚持不下去了！他把上帝的狂暴还给上帝，自己就关在他的小茅屋里。

那时，我们应该说：渺无人烟！你再也看不见一个人影！看见的只是伯勒干荒原！

上帝啊，这多么壮观！

“克利沃兹”仿佛驾驭着一匹使出全身劲头的骏马，在牛蒡的王国里驰骋着。它撼动了天空和大地，把乌云和灰尘搅成一团，杀死了飞禽——啊，牛蒡子开始滚动了！它们滚动了，是为了去撒播它们没什么用的种子。

短小的茎株哗哗剥剥地响着，贴着地面折断了。牛蒡子开始滚动了，真是成千上万啊！这是牛蒡子的远征！老人们伏在窗户上望着说：“只有上帝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，也只有上帝才知道它们往哪里去。”

它们并不是全部同时离开原地。有些在刮起第一阵狂风时就跑掉了，它们仿佛是一群灰色的绵羊。另外一些似乎还在抵抗着，不想让步。可是，其余的牛蒡子却向它们扑来，钩住它们，把它们拖跑了。有时，你会看见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，滚成一些很笨重的大球。那时，“克利沃兹”飞快地把它们卷入空中，让它们狂暴地旋转着，然后又把它们推向前方。

那时，请你到伯勒干去观光一下吧！

当“克利沃兹”发作的时候，牛蒡子就在伯勒干的脊背上翻滚起来。欣赏过这牛蒡世界的美景，你会指出伯勒干荒原上哪里是岗峦，哪里是平地。

有时，在风暴停歇的片刻，伯勒干荒原似乎屏住呼吸，想要领略一下三四个牛蒡子是怎样飞快地滚过去。它们象一些要好的伙伴一样，互相推搡着，互相嬉戏，可是很快就排成一行，肩并肩地跑开了。

风暴刚要停息的时候，滚来的是孤单单的牛蒡子。它们是最可爱的，也是最受欢迎的。

这些可怜的家伙们姗姗来迟，或者是因为它们的茎株还不怎么干，不能一下子就折断，或者是因为它们曾遭到不幸，一段时间被滞留在某个壕沟里，最后，或者是因为一群调皮的孩子追逐它们，使它们停留在中途。瞧，它们孤零零地一个跟着一个，象些急

匆匆的小人儿在连滚带爬。天空和整个伯勒干都在望着它们：它们是孤单单的，这也就是说，它们是最可爱的。

然后，任何生命都突然止息了。无边无际的原野被清扫得象王宫庭院中的石板一样干净。

那时，伯勒干荒原就穿上它过冬的反毛的老羊皮袄，开始小睡一会。这一觉，要持续六个月的时间。

可是牛蒡子呢？

它们将继续诉说它们的故事。



二

这是我们罗马尼亚土地上从未听说的故事。但是，最好还是让我从头讲起……

虽然我生长在包勒恰河——多瑙河的这个女儿可以和她的母亲相媲美——岸边勒泰尼地方的沼泽地带，但我并不是雅洛米查人。我的双亲是一贫如洗的奥尔泰尼亚人，当我两岁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到处流浪了。这里让我长话短说吧。他们在二十来个县里到处流浪之后，来到包勒恰河畔的这个村庄里，他们把讨饭的行囊给了我，那时我才只有一只靴子高呢。

你们也许感到奇怪，可是事情就是这样。我的双亲并不象就要被宰的牲口那样，在艰苦的劳动下，是个无声无息、俯首贴耳的人。特别是我的父亲，他是一个奇怪的人，吹笛子着了迷，一直吹到饿昏了为止。在勒泰尼，我们至少随手就可以捕到鱼虾，它们简直就象自己跳进我们的鱼罐子里似的。

春秋两季，包勒恰河浑浊的河水淹没了千百公

顷板结了的土地。在这浩瀚的水面上，鲫鱼、小鲤鱼和狗鱼成群地游来，甚至猫儿来到岸边就可以饱餐一顿。那时便是用锅子捕鱼的最好时光。这真是天赐的果实。男人、妇女和小孩，把裤腿挽到膝盖上，脖子上挂着布口袋，每个人都拿着一个没有底的破锅，分散开来，排成一行，尽可能慢地在一片汪洋大水中行动着。水从来没过膝盖。我们一搅和水，鱼就碰到我们的脚上。可是那都是些小鱼，而我们要捕捉的是大鱼。这些大鱼喜欢吃草根，而这些草的梢都露在水面上，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它们。我们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盯着这些草。我们一看到草动，就啪的一下把锅扣下去！我们听到鱼在里面扑腾，我们只须用手一抓，便把鱼装在口袋里。为了准确，一定要非常麻利。

我的爸爸成为顽皮孩子的最大笑柄，因为他一次也没有捉住鱼。他们取笑他，嘲弄他，但他并不在乎。他继续向草动的地方扑过去，扣下他的锅，而不管这些草是不是在他的身边。

我们捕了一个小时的鱼以后，带着装满了鱼的口袋回到我们的小土屋。爸爸连一条小鱼也没有带回来！妈妈看到他空着手回来，就让他呆在屋里，让他往鱼上撒盐，又让他做饭、洗衣服和吹笛子。